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袁州慧寂禪師 溈山靈祐法嗣

鄧州智閑禪師

襄州法端禪師

杭州洪諲禪師

福州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常侍

益州法真禪師 大安禪師法嗣

韶州如敏禪師

泉州慧日大師

揚州慧覺禪師 從諗禪師法嗣

隴州國清禪師

婺州朗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目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衢州利蹤法嗣）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婺州俱胝和尚（天龍和尚法嗣）

襄州道吾和尚（道常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

筠州末山尼了然（大愚和尚法嗣）

鎮州義玄禪師（洪州黃蘗法嗣）

睦州陳尊宿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鎮州萬歲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鄧州智閑法嗣

江州田道者　雙峯古禪師 福州雙峯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杭州洪諲法嗣　昇州道巘禪師 揚州慧覺法嗣

越州全付禪師 仰山光涌法嗣　郢州慧清禪師

韶州義初禪師　韶州潙究禪師

吉州如寶禪師 光穆禪師法嗣　池州敎和尚 志閑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存獎法嗣　汝州思明禪師 沼禪師法嗣

淄州水陸和尚 慧然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和尚 魏府大覺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斷手二指跪致於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參潙山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

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
師言下頓悟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
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
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
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師隨潙山去開田問曰
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
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

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卽蹋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嚙赦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蹋鍬其意如何清云勿柰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蹋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

潙山與師游行次烏嚙一紅柹落前

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
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
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鄭愚相
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
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
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見僧來竪拂子其僧便喝師
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

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

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佗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

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適來是靁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師

未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辯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懵然

無對師遂歸堂徧撿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釂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遥禮潙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

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
曽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
自背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
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
拳展開與之僧乃䠒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
什麼僧無對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存阿那頭）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

門不假風靏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
二品僧曰此旣是階級向上事如何曰吾不知
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
曰不汙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
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
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
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
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佛曰長老問

師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

永無遐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凡猶未徹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挂琛則走殺天下人也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雪峯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問久戰砂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曰罷息干戈束

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花争柰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壁本無瑕相如誑秦主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遇溈山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師更不迴顧溈山曰此子堪爲法器

京兆米和尚亦謂米七師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

棱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佗始得師亦肯之

晉州霍山和尚師聞五臺祕魔喦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遂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

我一千里地來便迴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擧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

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上畫狗子云遮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齩著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佗去也師曰隨佗去也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缽盂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僧曰不會

師曰鶻崙塼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僧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

師曰日出東月落西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
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
卒往往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
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
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觀和
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
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

内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滐時
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問宋齊丘還會道
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
宋曰摠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張居士
問爭柰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
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

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
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朧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臺盤倚子火爐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
頭鐵額鳥觜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
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爲什麼鳥獸銜花師曰如陜府人送錢財與

鐵牛曰見後爲什麼不嚙花師曰木馬投明行
八百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
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旣是金
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
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
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

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
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
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是
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三日載來
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趂出師有時
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
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
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
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
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

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搊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有僉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僉曰俊鶻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僉無語師曰死却遮漢也雲山云僉不別前語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
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
三問師皆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丈夫而無丈
夫之氣擬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將有大
菩薩來說法果於旬日天龍和尚到師乃迎禮
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
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

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一指歸而舉似師師言以刀斷其指童子叫走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竪起指頭童子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眡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眡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佗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眡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
師忽然省寤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凡上堂示
衆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
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諾師有時執木劒橫
在肩上作舞僧曰手中劒什麼處得來師擲於
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
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

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乃
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
裏凝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
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
當胷打一拳驟散凝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
圓從玆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

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曰宇内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佗笑我隨處自騰騰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游方時到山乃入堂内然遣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為佛法來閑曰為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叅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曰何不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遮裏閑問如何是末山然曰不露頂閑曰如

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服膺
僧到參然曰太繿縷生僧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曰爲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曰世界傾壞僧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曰寧無我身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黄蘗普請鋤蒠榖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上座將去也

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蘗將钁钁地曰我遮钁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钁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溈山因仰山侍立次方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為什麼被臨濟奪却溈山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

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曰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一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

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摠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麻谷到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入方丈師將示滅乃說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佗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㥘還磨

睦州陳尊宿初居睦州晦迹常製草屨密置於

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師因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尋常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問一長老曰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

長老作麼生對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長老曰
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僧問教意
祖意是同是别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
僧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僧曰道
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
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金剛
經尚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曰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曰遮箇喚作什麼大德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遮箇是什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表讚無限勝緣蝦蟇跳上

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
三卅佛教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
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
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
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
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

頂豈不易也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田地被凡放不淨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

什麽便禮拜僧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
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
北宗曰心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
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
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魏府大覺禪師師臨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

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什
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問
曰汝適來會麼僧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
杖曰巳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家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
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公入寺因觀
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

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
人否曰近有一僧頗似禪者遽尋運師公覩之
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請上人代酬師曰請相公
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曰裴公公應諾師曰在什
麼處公當下知旨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
方禪學咸謂裴公不浪出黄蘗之門也至還鎮
宣城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

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鉼觜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

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

杭州文喜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

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灌谿志閑禪師師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没衆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

鎮州寶壽沼和尚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

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遮一縫尚不柰何乃代云且釘遮一縫）問萬

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麽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巾遮裏無餕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師後爲唐莊宗師莊宗

曰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
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
曰君王之寳誰敢酬價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
序品第一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絶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已信獨處一方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僧曰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曰是僧曰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

鴻師便棒之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

紫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雙峯古禪師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者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長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道巘禪師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

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賔主問荅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

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
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權谷裏聞聲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
曰冬溫夏凉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
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只如破
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
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

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荅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花不墜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背負圓光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虚空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麼生衆無對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
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
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
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
汝州寶應和尚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
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
師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

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
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
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
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師上堂曰諸
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
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
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

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潙到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

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之默然濟異日上法
堂次師召從濟濟舉首師曰錯濟進三兩步師
又曰錯從濟濟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坐
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濟錯師曰錯又曰上坐
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濟不肯便去後
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
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箇錯便待

留我我不說恁麽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麽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

我斫棒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傳燈玉英集卷苐八

（以上缺四紙）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至桐
城縣師亦出山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
是投子乃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
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
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
曰油油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

句擯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今氣力稍劣脣
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
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
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
揔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
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
還知麼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

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金鏁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摠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麽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辭

去師出門送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冏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師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邪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

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
道汝黑似漆僧問曰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
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
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拚骨還父
拚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
子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

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覔箇授記處不得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月未

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
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
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
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
恁麽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
中焚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
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

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甚作什麽僧無語師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建州白雲約禪師天台韶和尚𠋫師問什麽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舡來陸來曰舡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麽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盧陵新淦人也姓陳氏抵大溈山爲米頭一日師篩米溈山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山於地上拾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遮箇是什麼師無對溈山又曰莫欺遮一粒子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溈山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曰添淨缾水著師從此省覺

吾曰我疾作將欲去毌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
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
頭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窻外問咫尺之間爲什
麼不覩師顔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
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

霜僧迴舉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佗為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什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佗云偏界不曾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

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什麽師曰覔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覔什麽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麽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師良久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謁南泉值馬祖諱辰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曰待有伴

即來南泉曰此子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叅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

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如何祗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

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佗覔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師曰恁麼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

僧問蛇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

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讃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讃何用更讃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如此不得不與佗師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

佗衣鉢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
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
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
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缾終不爲舉上座因有
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
不如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即便
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爲汝舉乃

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洗鉢次見兩烏爭

蝦蟇僧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梨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未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擬之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坐牽牛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師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

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佗有分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荅如彼章出之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

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踢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

大行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師上堂僧問曰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佗只指

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
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佗不是
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
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
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
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
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

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偈曰勞持
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
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
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師有小師隨侍日久遣
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迴歸省
覲而問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
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

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僧問師若是教意某甲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

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師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搖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澹黃虀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

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
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
燄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麽處藏身師曰
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
人不見
陜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
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手烏手皆出隊和尚為什麽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

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闍梨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華麤

盤山和尚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自餘杭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之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曰鍾未鳴鼓未擊老和

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衆駭之白德山曰豁上座不肯和尚請勘過德山令侍者喚入方丈問曰上座今日道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啓述德山明日說法竟大衆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慚愧大衆喜德山老人會句也佗後天下人近不得然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

示滅

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遂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麽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
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
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
是無光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
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
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
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萬丈井中如何
得到底師曰吽僧載問師曰脚下過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内不聞又曰闍梨行脚爲什麼事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

代曰日光火光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遥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箇麼曰若隔遮箇即遥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

眼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點檢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抽過抽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且作麼生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溈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伊否僧曰某甲不肯伊師曰溈山古

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怎麼會也無若怎麼會卻未會溈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溈山古佛子教去懺悔是證明溈山是讚歎溈山古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矣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搥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負戰將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

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别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普請往寺莊路逢獮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箇

什麽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麽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于石霜之室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

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别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然之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旣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斷絶也無師曰

躊躇欲與誰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
什麽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麽行師曰
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
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麽命師曰長生氣不常閫
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
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麽即四海參尋當為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旣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憇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麽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麽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麽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僧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參尋訪道

福州覆舡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
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
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麽不度師曰
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
筋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
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

日有問有荅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蔽
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曰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

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宴禪師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如人䵄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什麽不見拯迷師曰闍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為什麽貌誌公不得

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為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為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

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
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
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
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鏁洞山
曰闍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
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
相逢拊掌呵呵

南嶽玄泰上坐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將于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首問道于翠微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後至

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
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
無闍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
梨且莫草草忩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闍梨截
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頭人解語
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之師因茲服膺問瞥然
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
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
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問祖意與敎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
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麽即展手不逢
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鸎啼師上堂曰孫賓

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師一卦師曰汝家邪死僧無語法眼代掛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靁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

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涅
郢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
井還得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
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
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祖佛與

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見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箇師曰和尚恁

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
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
間大有人不肯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
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
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
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
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
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

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僧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僧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僧曰

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閒野鵲兒師曰當軒
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
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透威音
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倜
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即眞玉泥中異不
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
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

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家作遵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遮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内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

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獮象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
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
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
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
師曰旣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

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